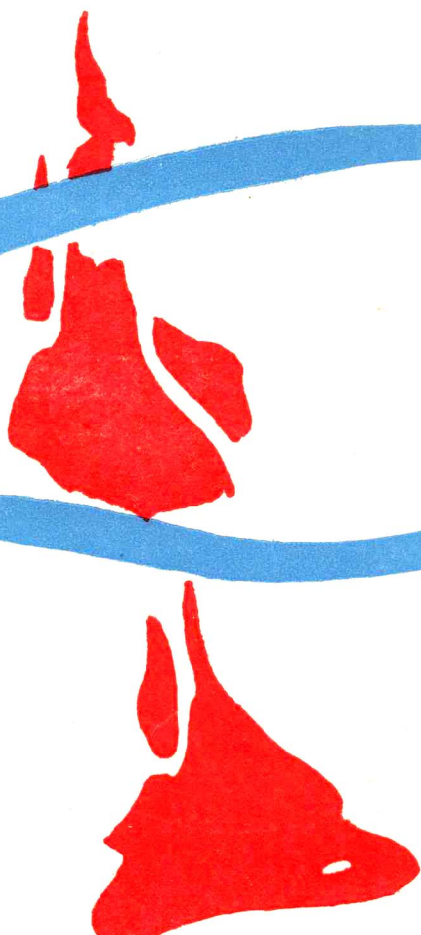


血海情波

周夏 方彦富



血 | 海
情 | 波

血海情波

性格各异的陈建胜、吴廷原是童年好友，他们出身不同，却共同踏上了军舰甲板，先后成为海将领。他们不曾想到，在半辈子的海军生涯中，伴随他们的是急剧变幻的历史风云、辛亥革命、护法战争、北伐战争乃抗日战争和蒋家王朝的覆灭，在历史的航程中他们扮演了各自不同的角色，导致了友谊的破裂，爱情、婚姻上的剧烈冲突。人生艰难曲折仿佛无有尽头的航程，他们的命运也成了旧中国海军悲剧命运的缩影……

血海情波

周夏方彦富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0印张 2插页 208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80534—259—8

I·234(闽)/05 定价：3.55元

第一章

君屿乡依山傍水，乡村后面有一道蜿蜒的山路，可以翻越马限山麓直下马尾镇；若走水路，则一出乡的河口就可直抵马尾港。君屿乡的百姓靠山无以谋生，唯有靠村前的小路求生。他们依水，也正是通过水路，通向了外部世界。

一八六六年，闽浙总督左宗棠看上了马尾港的地理位置，在这里创建闽洋水师；对后世产生了更深远影响的，是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船政学堂。左宗棠的鞭梢所至，紧畔马尾镇的君屿乡即被圈入海军的世界里。为生计窘迫的君屿乡民，大多被招募为水手、民工、工匠等，世代捕捞鱼虾的“曲蹄仔”，因此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吃上了“皇粮”。

走进君屿乡，在村口就可见到一座为榕树庇荫下的古建筑。青翠的榕树似一个大伞盖，护卫着它，一络络长长的树须在屋顶轻拂。一阵风过，清香的树籽时时落下，清脆地敲打着这座古建筑的绿色琉璃瓦。

这就是任家祠堂。

祠堂的大门朱红，门额以青石为匾，上书“任氏宗祠”，

两旁各一小门，各书“出悌”、“入孝”。这是君屿乡任氏大族拜神祭祖、举议大事的圣地。相传任氏的祖先是唐五代年间，由河南逃荒迁徙到此地的。如今本乡的几百户人家，几乎都是任姓，外姓人家屈指可数。苦于无处讨食的任氏乡人，自有了兵船这条生路，便纷纷上船谋事，乡中几乎每户都有人在船上混事，兄弟、父子共入海军，同船共事的比比皆是。经历十数年之后，海军中便流传了这么一句话：无任不成船。闽系海军中的各舰艇，随处可找到任氏乡人，君屿乡人，也把这引为任氏家族的自豪。

贫苦渔民当上海军，确确实实也可算一步登天。试想，一个水手每月除伙食外，可净得十块光洋的军饷；如果当上了军士长，月饷便有四十块大洋。这对只要有三块大洋便可满足一家几口人粗茶淡饭的君屿乡人来说，怎不争而事之呢？上了军舰，因为要开船、打仗，每个水兵也要多多少少学点文化，学点洋码数字，逐渐也识文断字，懂得些许国家大局，洋外奇闻，使这些旧日的渔民渐渐地洗刷掉渔民的习气，成为有模有样的水兵。自从君屿乡成为海军之乡后，毗邻诸乡说媒嫁女便来往不绝，只要听说男儿在海军里，便无需计较聘金多寡，人样如何。因为他们知道，募水勇上舰，均需百试体检，要求严格，身高要过五尺，体魄须健壮，脸庞端正无疤无痕。这些不胫自走的筛选海军的严格规矩，不啻给女方提供了约定俗成的择婿标准。

因此，在君屿乡，“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俗谚，已被海军的风光与实惠击得粉碎。当了海军的君屿乡人帮亲带友，推荐了愈来愈多的青年登上了军舰。但久而久之，君屿乡人又发现一个事实，就是渔民花子当海军，最高

的军阶只能晋升到少尉军士长。在舰上，想出人头地，要做官，必须先进船政学堂。这就使人们形成了一个观念：要发迹，就要让孩儿读书！

于是由族中富户牵头，发动乡人集资，请来私塾先生。在宗祠内，二三十名渔家子弟便正襟危坐，咿咿呀呀地诵读圣贤诗书。加上先生戒尺击桌的劈啪声和严厉的呵斥声，使得这座古老的祠堂竟也充满了生机。

这一天，学堂的末排又添了一张课桌，来了两个新学生。土头土脑一脸虎相的陈建胜和文质彬彬灵机秀气的吴廷同坐在这张课桌后面。学堂的顽童们为新伙伴的到来兴奋地嘈杂着，先生频频敲打戒尺也压不住阵脚。

陈建胜家在君屿乡可算穷得叮咣响。同治年间发大水，陈建胜的祖父陈兆瑞携带妻儿从闽侯逃到君屿乡，在江边一条破渔船上安下家。其时正值招募海军丁勇，陈兆瑞走投无路，第一批应了征。两年之后，靠着从军所得的饷银，在河边盖起了一栋小木屋，安下身来，日子也稍见圆转，随着海军日益为乡间绅士子弟所垂青，君屿乡人纷纷投入海军，陈家才逐渐与乡人在地位上平等起来。可是，逢年节大祭，仍然不得进入乡祠。甲申年，中法马江海战，陈兆瑞在血战中与自己服役的“建胜”号兵舰共殒于马江。君屿乡人在这场民族耻辱的海战中共死难十数人，战后，官府在马尾建昭忠祠，任氏祠堂也将君屿乡战死者的灵牌全部请进乡祠与先人共同祭祀，至此，陈家在君屿乡也算是有了点位置。十多年后兆瑞之子陈波举又服役于北洋海军主力舰“镇远”号，恰逢甲午海战，“镇远”号与日舰鏖战，竭尽死力，陈波举在此役中重伤成痼，不能再当兵了，只得饮恨回故里，在河

口弄条破船为来往客人摆渡，换一个半饥半饱的生活。眼见得儿子建胜长成十二岁了，陈波举反复思量了许久，终于下定决心，把十几年来从未舍得用的伤残抚恤银洋，买上礼物，找上任氏族长，好说歹说，苦苦哀求，总算借着陈兆瑞的灵牌，族长才勉强同意建胜入学。

与从小满身鱼腥味的陈建胜相反，十四岁的吴廷的家族却是君屿乡的首富之一，他的祖父是乡中唯一的清末秀才，父亲吴向沛在福州府谋得一官半职。吴廷本可随父亲在城里就学，然而老秀才执意不依，发誓要像陈宝琛辅佐宣统小皇帝一样，将自己的子孙造就成为一代英杰，无奈身体不饶人，老病缠身，竟一病不起，为了不使孙子的学业荒疏，一咬牙低了头，让吴廷进了乡中私塾。

一个是逃脱了家中的樊笼，来到了自由的天地，一个却是离别了鱼游鸟飞的广漠世界，呆呆地坐在小板凳上，眼前嘈杂的学堂却令他们困惑。有的学生在交头接耳，有的在不时向后回顾作着鬼脸，有的直着脖子读书，甚至还有从这一张桌子爬到另一张桌子上去，而端坐在案桌前的五十多岁的教书先生却茫然无所视，连连打着哈欠。这先生本是鸦片鬼，上了一个时辰的课，早已疲倦不堪，这嘈杂声更令他烟瘾大发，便掉转身溜去过烟瘾。

先生一走，学堂便翻了身，顽皮的学童翻桌爬椅围到后面来了。只见一群着小长衫，戴瓜皮小帽的学童把陈建胜和吴廷围在核心，指指点点评头论足，似乎认为这两个外姓子弟不该闯进他们的领地，尤其是衣衫破旧的陈建胜，小渔花子，更为可恶。

为首的顽童挥手扯了扯吴廷的辫子，“嘿，书包里带点

什么好吃的，拿出来大伙尝尝。”

吴廷一转身，怒目横扫一圈：“想干嘛！”

大家被吴廷的气势唬住了，另一位顽童转向陈建胜：“嘻，你这暗红的破衫是你娘的还是你姐的呀！”说着，小手伸向领子，“哈，绣花的呢。”

孩子们一阵大笑。

“他那书包也是花的，没准是他姐呀妹的裤衩……”另一个喊道。

大家笑得更凶了。

陈建胜握紧了小拳头，他自信能把那家伙一拳打倒，但马上记起离家时娘的千叮万嘱，“胜儿，进学堂不容易，不要好强，不要惹事，别跟有钱人家小孩斗气，咱念自己的书……”只好强压住自己逞强的野性，忍了下来。

“先生来了！”一声惊叫，小孩儿四散开来，不动声色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这时，两位同桌的小伙伴才解脱似地相对吁了一口气。初入学堂同遭羞辱，被任姓族人排斥的同仇，牵动了他们之间相互同情的纽带。同是新生，同是外姓人，虽然家道贫富悬殊，但两颗纯真的童心已系在一起。

吴廷听老学究的讲书就皱眉头，这些陈词滥调，他早就从祖父那里听腻了，他把注意力转向陈建胜。而陈建胜对老学究讲的却一句听不懂，失望之余，也把头转向吴廷。两人便偷看绣像小画书，画小人，房子，画老先生的长胡子，然后开心地相对一笑。

这一天，老先生要学生出对子，一个个考过去。学堂里又开锅了，学生们抄来抄去，却不知所云，吴廷却对这种把

戏训练有素，那种简单的“上对下，天对地，长空对大陆”的对子对吴廷来说是一挥而就。而陈建胜却发傻了，他挖空心思，还是对着白纸发愣，自小以来，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更谈不上作对子了。吴廷拿过笔来，刷刷两下又是一个对子，当要写名字时，陈建胜却涨红了脸，他没有办法用毛笔写出自己的名字，结果只好也请吴廷代劳了。

“你叫建胜？”吴廷惊问。

“嗯。”

“是不是马江海战中‘建胜’号兵船的建胜二字？”

“是的，我爷爷战死在这只军舰上，爹就这样给我起了名字。”

“哦，原来如此。”吴廷少年老成地说。他自幼就熟听马江海战的故事，他崇敬那些战死在马江的英烈，因此，他对建胜更加亲密了，“来，我教你写名字。”

陈建胜终于会用毛笔歪歪斜斜地写上“陈建胜”三个字，他感激地看着吴廷。两人由此逐渐亲近起来。

他们最喜欢黄昏时刻去沙滩上玩耍，夕阳斜照着沙滩是那样的耀眼，黄绸似的江水在面前缓缓向东流去，村里炊烟袅袅，踩着柔软的沙地，沙上陷下了两对小脚印，陈建胜和吴廷在沙滩上追逐着，玩累了，便小憩在一块大礁石上谈天说地，话题每每是海军和军舰。两个少年都憧憬在当个海军英雄的无限向往之中。

这一年的秋天来临了。一天，陈建胜又带着大风箏来到了沙滩，吴廷早已等候在那里。

“吴廷哥来呀，今天的风大，要把纸鹞送得高高的。”

可是吴廷没有作声。陈建胜望着发愣的吴廷有点惊异，要是往日吴廷早就抢过纸鹞在沙滩上奔跑开了，他犹疑地停住了脚。

“阿建，今天不放纸鹞了。”吴廷搭拉着脑袋，低声说道，“咱们说点什么吧。”

“吴廷哥，今天怎么啦？”

“阿建，我要走了！”吴廷忧伤地说，“我爹已经回来了，把爷接到省城去，我们全家也都进城去住，再也不……”

原来，吴廷的祖父吴秀才身体每况愈下，眼见得不行了，吴廷的父亲决定把他接到省城去医病，便举家搬迁，日内就要动身。

这无异于晴天霹雳。

两个少年呆坐着发愣。

“吴廷哥，这纸鹞你就带着吧，”过了许久，陈建胜凄凉地安慰，“也许，你家还会搬回来的。”

吴廷没有动，望望陈建胜，眼泪的的答答地落在大风箏上。

……

“嗒嗒”、“嗒嗒”，马蹄踏着石板路，马车带着吴廷一家在路上颠簸着。陈建胜甩掉了木屐，跟在车后跑着。车夫却毫不理会两个小朋友的依依不舍之情，“啪”一声清脆的响鞭，四马撒蹄，跑得更欢了。小脚丫终于跟不上马车，陈建胜眼见得马车里吴廷的小脸愈来愈模糊，一直到马车完全消失。在路旁留下一个蓬头乱发，浑身尘土的小孩……

转眼数年过去了，这一年，乡民们过了清明，忙完了田里的活计，便盼望着过端午节。乡下人重节日，这里的人又加上好水，端午节正是大显身手的时机，尖头的长长的龙舟架在岸边粉刷一新。小河湾里传来阵阵操演龙舟的有节奏的呐喊：“嗨嘿！嗨嘿！”

离端午节只有五天了。

陈建胜赤着上身，站在他那靠河湾的小木屋的晒台上，五月的阳光洒在他那结实隆起的肌肉上。乡村的小路上，已有性急的孝顺的少妇提着粽子往娘家疾走；河滩上小鬼头们在大人的吆骂声中偷出一二个粽子或荷叶包，嬉笑着在河边沙滩奔跑；小河湾传来沸沸扬扬的桨声水声笑骂声吆喝声锣鼓声。陈建胜无须走近去看就会知道那一支支桨如何在水中一扬一落，飞溅开朵朵白色的浪花……

自己可是个百里挑一的好划手啊！

可是此刻他双手抱肩巍然不动。他已经满十七岁了，是有十个月兵龄的水兵了。他想，要让外人看出我的大人样来。可是，思绪还是飞扬到十六岁、十五岁的端午节，咳，他死可奈何地甩了甩粗壮的手臂，沮丧起来，今年，可是连一饱龙舟竞渡的眼福都没有了……

“海成”号巡洋舰迎着风雨从马尾港升火启航了。

大雨如注，洗刷着江面，洗刷着赤着上身站在舰首甲板的陈建胜。在这艘中国海军中最大的四千三百吨级的战舰

上，他遥望渐渐模糊的君屿乡。

这是1911年旧历端午的前三天。应英国女皇的邀请，清政府派出了海军王牌舰“海成”，前往庆贺英国女王加冕大阅海军的庆典。军令如山，钢铁战舰撕开了雨幕，驶出了闽江口。

烟雨朦胧中的五虎礁渐渐远去，陈建胜内心有点惶惶不安起来。尽管这样双手抱肩，看起来真有那么点水手味，尽管近一年的风吹浪打，他圆圆的脸庞晒成了古铜色，一双大眼开始显得深沉和内向，黑胡茬悄悄爬上唇边，但他还是感到似乎失去了依托……

两天两夜了，“海成”舰在茫茫闽洋上开足马力，往南而去。除了海、天空，一条细带子似的海岸线，什么都没有。入夜，到处是漆黑的一团，轮机低吼，海浪喇喇地冲击舰体。老水兵告诉新手们，军舰还在台湾海峡上游弋，早呢。并不无恐吓地说，这是航行者的风险之地，海况瞬息万变。

起风了，先是像鞭打快羊似地把漫天的云朵从前头的海面赶来，旋即天色变暗，乌云走马灯似地一片片掠过，越聚越浓，越积越厚，海平线没了，天黑了，海面开始颠簸起来，摇晃起来。“海成”舰随着一排排迎面而来的浪潮身不由己地一上一下，摇摇欲倾，却顽强地朝着黑窟似的混沌大海的深处闯去。

突然，舰桥和舱房里的照明灯倏地亮起来，水手长扬德积在指挥塔上吼道：“全舰官兵，各就各位，台风来了！”顿时，舰上四百多名官兵脚步纷踏，紧张有序地在各级指挥官命令下，收拾缆具检修轮机，整理武器……

似乎整个天穹也随风刮来了，压向“海成”号，压向水兵们的胸膛。一阵聒噪，一群被狂风驱来的海鸥，抖着翅膀，努力探伸着脚爪，想在舰首甲板上歇足，但可怜的鸟儿努力落空了，狂风轻巧地把它们掠走，一阵凄厉的尖叫，消逝在茫茫大洋里。

陈建胜不由地自言自语，“好厉害的风暴呀！”他抬起头，望见舰前方一道白线，越来越快，向“海成”舰掩扑而来。身后，又传来水手长杨德积的吼声，“浪来了，稳住！”话音未落尽，山一样的白浪轰地一声扑向舰首，掩过前甲板。舰体像挨了一记闷棒，然后被轻轻地抬起来，升高、升高，在浪的峰巅，又急剧地落下，落下，似乎是向海底深渊下沉，又是一阵铺天盖地的海水盖过舰身……

当“海成”号从浪尖上钻出来时，一脸惊色的陈建胜紧紧抱着舰舷，这一排浪打得他猝不及防，要不是眼疾手快，他就被抛到海上去了。他觉得头一阵昏眩，胃里开始在搅动着，直想吐。此时，一排恶浪又扑向舰身，海水漫过甲板，陈建胜刚系过的缆绳结头松动了，舰桥上传来杨德积水手长的怒喝：“操你娘的陈建胜，你他妈系的啥缆绳！”

“哈哈！”稳步立在鱼雷发射管旁的鱼雷中士任培，见陈建胜的窘态开怀大笑。二十二岁的任培，身高马大，凭他五尺半的个头和一身拳脚功夫，在“海成”上混了四年就升了个鱼雷中士。他也是君屿乡人。任族乡人为了在宗族械斗中保持霸主地位，重金聘请武术教头教后生们习武，任培自幼混在尚武的族人中间，摸爬滚打，练成一套摔打格斗的本事，与人交手赢多输少，他也自恃强悍，动辄出拳，言语逼人。到了“海成”舰，自然成了闽籍青年水兵的“领袖”，

一有争端，他必出面干预，打抱不平。陈建胜上舰不久，任培不把这一脸嫩相的同乡外姓人放在眼里，见这小子愣头愣脑，不投到他的门下以求庇护，就想找机会来挫他的锐气。今天，他虽说对鲁籍的水手长怒喝闽籍水手深感不快，但因为喝在建胜身上，他也兴灾乐祸，心想，得让这个牛犊穿个鼻。

陈建胜不顾一切地跑上前，正要抓住系绳的铁环时，又一阵海浪漫上甲板，盖过他的身子。杨德积和任培都不由吃了一惊，海水退过，陈建胜紧紧抓住铁环，张撑着站起来，重绑缆绳。他吐着嘴里咸涩的海水，眼睛火辣辣的，海水、雨水，混着泪水在脸上流淌……

“海成”号 and 它的水兵们在风暴中挣扎了一天一夜，终于得到了解脱，海面又复归平静。

劳累过后的陈建胜慵懒地靠在主炮上，看着水手们用淡水冲着身子，嘻笑着。他深深自责自己昨日的无能，同时，他第一次深切地感到在舰上，他是多么孤独。“海军这碗饭不好吃呀！”长辈们常挂在嘴边的话，现在算是琢磨出一点味道来了。

“南洋！”“南洋！”“海成”号上的水兵拥上甲板，欢呼起来。

这是新加坡港。正值华灯初上，鳞次栉比的楼房，五彩璀璨的灯光，映在江面上，同满天星斗联成一片。港口的豪华却也掩饰不住殖民地的痕迹。各帝国的巨大商轮、军舰蛮横无序地停在江面，“海成”号不断闪着信号，战战兢兢地选择了一处偏僻的泊地，舰上的官兵们各就其责忙碌着，大家

都渴望早一点上岸领略一下东南亚的旖旎风光。建胜没有轮到当班，正兴致勃勃地准备与众人一同上岸，然而，值班水手宣读留舰当值的水兵名单中，第一个就是他。

月亮正圆，漫漫清辉洒在海面，海风吹来一阵凉意，陈建胜倚着栏杆，陷入深深的苦恼。这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海军生涯？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又从何做起？有杨德积这样的水手长，处处给自己小鞋穿。任培这样的大姓首领，趾高气扬，自己何时才有出头之日？吃点苦他不在乎，可是做人却这样难！不由得，一阵凄凉袭上心头……

待陈建胜模模糊糊中听见水兵们的小舢板靠近军舰的喧哗声，大吃一惊醒来时，舰下传来阵阵骂声：

“陈建胜，操你娘个屁，让老子爷们在小舢板上过夜呢！”骂得最凶最难听的，是任培。

“来了，来了。”建胜自觉失责，急急忙忙地放下舷梯。

水手们陆续上了甲板，任培走在头里。陈建胜隔两步远就闻到他身上散发出的浓烈的酒味，他抢先一步，急忙扶住一步三晃的任培：“培哥，您喝多了，没醉吧，我扶您下舱。”

“我醉了？”任培一向以海量自夸，最忌人认为他喝醉，“去你娘，老子有手有脚用不着你扶。”说着，借着酒性，朝陈建胜用力一搯。陈建胜一个冷不防，重重地掼倒在船舷上，腰部一阵钻心裂骨的疼痛，顿时一股怒火被煽起来了。他跳起来，像只猛兽扑向任培。任培未料到陈建胜的凶猛还击，也被撞得一个趔趄，差点摔倒，酒倒醒了一半。他定了定神，拉开架势，冷笑道：“好小子，今天真要同你爷过

招了。”凭着他武场历练和过硬功夫，抢上半步，迅雷般地重重出拳，陈建胜躲闪不及，一下子被击倒在甲板上。

陈建胜很清楚自己不是任培的对手，眼见任培又扑上来了。“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子，今天给你牵牵鼻子，瞧瞧培爷的功夫。”任培划拉一下当胸拎起陈建胜，又一个勾拳，打得建胜在甲板上翻滚，再紧跟上两步，又是一脚。当他提起满脸是血的陈建胜欲再泄泄酒气时，只觉手被一只刚劲的手腕扼住了。他凭感觉付出对方的身手不凡，但又不愿就此收场，耳边却传来低沉凛然的声音：

“老弟，还是孩子呀，下手狠啦。”

“你——”任培的野牛性格怎么受得了这样不酸不凉的话？正待发作，但细一辨认，马上堆出一副笑脸，“林教习，我不过是让这小子长长见识，让他知道海水是咸的还是淡的。”

“就这样帮人长见识吗？”林教习的声调依然是冷峻的，他拨开任培的手，扶过陈建胜。

任培悻悻地和几个鱼雷手走了。陈建胜回过头来，苍白着脸，嗫嚅着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只是感激地望着林教习。

“后生仔，在船上混要懂得规矩，不要鲁莽。”林教习带重心长地说，“手脚要勤快，不要和上司顶撞，不然要吃亏的，回去歇吧。”

“林教习，小的一定牢记您的教诲。”陈建胜鼻子一酸，赶忙背过身去，忍着痛向舱里走去。

林教习望着陈建胜倔强的背影，摇了摇头，转身走了。

三

一九一〇年，吴廷又从福州到了马尾镇。

这一年，他恰好满十八岁。

吴廷的个头高了，细白的脸庞上，成年男子的轮廓开始显露出来，喉结突出，语音低沉，眼里显示出与年龄不相称的冷峻和深沉。

中国的局势愈益动荡不安，南方的革命党一次次地举事谋反，年纪轻轻的吴廷，也意识到清朝日暮途穷了。对于革命，从小受三纲五常、君臣父子等等儒家学说的熏陶，吴廷是不抱同情的，然而对于个人出路，他与老年的祖父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吴秀才一意要孙子参加科举，状元及第，而吴廷受新学的影响，则认为要务实业，学本领。他认为清廷的腐败在于不能抵御外侮，半个世纪以来列强的侵略，均是由海而入，海军太弱，是根本症结。吴廷抱定，中国海军是闽人的海军，作为闽人的一员，自己有责任振兴中国海军。

这一年，祖父寿终正寝。吴廷便再也不顾家人的反对，投考马尾船政学堂。

在马尾镇的一侧，马限山的山脚下，一道高墙围起几座砖房，与其他楼房比起来，并没有多少不同之处，只是楼房前面多了一片大操场。这就是扬名中国海军的海军军官摇篮，福州船政学堂。这船政学堂分前学堂与后学堂，前学堂培养制造专业学生，后学堂培养驾驶与轮机专业学生。前学堂的毕业生知名度均不高，而后学堂的学生中，却有甲午海战时的邓世昌，放眼看世界的思想家严复，海军统帅萨镇冰，第一次